

东京文艺散策

刘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东京文艺散策

刘柠 著



山东画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京文艺散策 / 刘柠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474-1720-1

I. ①东… II. ①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09246号

责任编辑 怀志霄

装帧设计 王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话 总编室(0531) 82098470

市场部(0531) 82098479 82098476(传真)

网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规格 148毫米×210毫米

7.75印张 87幅图 170千字

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序 落花时节读华章

樱花又落了。

鲁迅也见过的上野樱花“确也像绯红的轻云”，而今花下更不缺走向了世界的中国人。有成群结队的游客，他们看花也看人；有留学生聚在“喷云吹雾花无数”的樱树下喝酒，颇有点“痛饮黄龙府”的气势，但因为早没了辫子油光可鉴，即便把脖子扭几扭也安能辨我是老外了。

“东京也无非是这样”，我一直不明白鲁迅说此话的来由，而刘柠是喜爱东京的。他说：“对我而言，东京则是名副其实的第二故乡——是我在北京之外，唯一居住、生活逾三年的城市。”有了这句话，不消说，他就得写出东京的好来。他甚至说“本世纪初，哺育了周氏兄弟的神保町书店街，今儿哺育着毛毛”，说得也并非不知深浅。若没有从神保町等处大小书店购读的那些书，被书们哺育，恐怕他不会写、也写不来这一本《东京文艺散策》。

大概这个世界上我们中国人最恣意敲打的，非日本莫属。因为传给它汉字文化的恩德，有被它侵略过的冤屈，还有自以为打败它的骄傲，况且它那么小，有什么呀？不管出于什么样的情怀或情结，而今写日本可谓多矣，既有作家论客学者洋洋洒洒地著书立说，又有哈日反日以及貌似广场舞大妈的各色人等在网上畅所欲言，但我偏爱读这个昵称毛毛的刘柠。说老实话，本人有点古，不喜欢当下人们自以为有趣的怪词流行语，可他很爱用，我却不反感，因为他自有一份真诚在其中。嘱我作序，畏之如虎也不能峻拒或婉拒，只好树起“一升瓶”清酒，先浮几大白，这才有了点“笔秃幸趁酒熟时”的意思（龚自珍《己亥杂诗》之一：闭门三日了何事，题图祝寿谀人诗；双文单笔记序偈，笔秃幸趁酒熟时）。况且“屡读屡叫绝，辄打案浮一大白”，也得备好酒。

刘柠不止于读书，还走路。在我的印象里，旅游是远行，去哪里看看什么，很有点隆重，而散步多是在近处走走，优哉游哉，却更带有思考的形象。刘柠是思考者。即便在文艺中散步，思考也油然超出文艺的范畴。每次见到他，我都不禁想起黄遵宪的诗句。那是1877年，距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还有十多年的近代化时间，黄遵宪随所谓两千年友好以来头一遭驻日的使团渡海，数日后写下“此土此民成此国，有人尽日倚栏思”，所思当然是吾土吾民及吾国。百余年过去，又有刘柠倚栏思，或许是“东方的悲哀”罢。

所谓“散步”，文学的或文艺的，日本这类散文很发达。早在1951年野田宇太郎就开始在废墟的东京散起步来，探访作家的足迹、作品的舞台，题为“新东京文学散步”。起初叫“文学

性散步”，似乎太硬性，干脆就叫做“文学散步”。有人不愿用“旧日军”的说法，因为战败后日本只有自卫队，没有军队，没有现任总理大臣安倍晋三公言的“我军”，所以无所谓新旧。野田的文学散步有别于永井荷风的“东京散策”。永井趿拉着木屐在东京四下里寻找的是惜乎逝去的江户，而野田要发现“新东京”，发现希望。他记述与东京有关的文学遗迹，但笔下的东京面貌是现实的。《新东京文学散步》（续写东京，结集为《东京文学散步》）畅销，于是他继续走下去，走遍日本，1977年出版《野田宇太郎文学散步》，有二十四卷之多。

文学有迹可寻，或许日本文学是最可以画出地图来的文学。这可能与日本文学最为独特的“描写真实”的私小说有关。倘若只敢把场景设定在临江市靠山屯之类，以免对号入座，读了也无从寻访。刘柠去“首都圈”（东京及其周边）寻访了，背着双肩包，和一肚子学识，寻访文学，寻访文艺。永井荷风的东京，以及新井一二三的中央线，福田和也的各种黄昏，早已是他们感情记忆中的往昔风景，我们看不到，似乎也无须再替他们演义。刘柠说：“时光倏忽，一晃小二十年过去了。过去因工作的关系，隔三差五飞来飞去，直飞到令人反胃的外埠城市，如今都成了渐行渐远、温暖醇美的回忆。正如我已不复是昨日之我，那些城市的变貌也早已溢出了我的想象。好也好，坏也好，这就是现实，只能接受。”那么，他的散步要“散”出些什么来呢？一个中国人，不远万里到外国散步，自然是睁着一双比较的眼睛，外界的日本与内心的祖国在眼中交映，有重影，有错位，字里行间透露着他的思考，明白人自能会心一笑。从思考与批评来说，或许这本书

更类似历史小说家司马辽太郎的《街道行》。

《街道行》与其说是纪行，不如说是“散步”，司马藉考察日本及其他国家的历史、风俗畅谈他独到的文明观。自1971年起笔，至1996年去世为止，整整在《周刊朝日》上连载二十五年，结集四十三册。日本人的持之以恒常令我感叹不已。这种恒，不单是作家的毅力，也是出版的操守。似乎我们的出版更惯于游击战，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文化的积累就显得驳杂，没人家精细。刘柠也写到日本出版（出版社、书店）。特别是近代以降，文学与出版密不可分，文学就是书。他写道：“对日本社会来说，支撑东洋文化软实力的支柱，既不是东大、庆应、早稻田，也不是东映、松竹、宝塚，而是神保町。这块以东西向的靖国通和南北向的白山通为‘龙骨’的‘飞地’，麇集了约一百七十八家旧书店和三四十家新书店及众多的出版社、中盘商、制本屋、文具店，藏书量不下于1000万册，俨然一个印刷活字城。”他喜爱神保町，不仅“泡透了”，而且“穿越”到鲁迅周作人，神保町也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作出过贡献。当今出版遭网络新媒体挤压，可说是科学进步、社会发展所致，而且出版本身也在给网络充当“二鬼子”，例如把作品上网不另付稿酬。而网络一旦千金买马骨，作者们纷纷抛弃小心眼的传统出版也说不定。最终当然如刘柠所乐观的，“阅读本身永远不会消亡”，读者无非改变一下阅读方式罢了。

一写到淘书，刘柠的眉飞色舞就跃然纸上。我没有藏书的雅兴和恒心，逛书店跟逛花园差不多，买书的价值判断全在于想不想读和有没有用，虽然也欣赏藏书家的书房，像极了精美的私人

花园。所以，从未感受过刘柠那种错失一本书而化作冰雕的遗憾，或者淘到书之后喝酒去的心满意足。他酷爱日本啤酒。写道：“从靖国通到水道桥，是一个上行坡道，所访书肆既多，肩扛手拎，是真正的‘北上’。春秋还好，冬夏的话，则异常艰辛。每每好不容易挨到水道桥车站西口时，我都会有虚脱感。此时的唯一选择，便是趑进车站后面的小巷中，到那间狭长的、灯光昏暗、墙上贴满了明治大正年间老海报的 Rétro（法语，复古的，怀旧的）调居酒屋喝上一杯。端一扎连玻璃容器都被冰镇得挂着白霜的生啤酒，边低头在膝头摩挲刚买来的旧书的感觉，几乎是感官性的。”每次远远看见他负重走过来的模样我都忍俊不禁，和他欢聚的老地方是同胞开的酒馆，可以放声说中国话，可以喝他带来的烈酒，听他讲见闻，教我们这些久居日本的人也耳目一新。真心希望他坚持散步，往深里说，这是迈开双脚的文学研究，而对于我们一般读者来说，他写出的是富有知识性的散文，况且总是跟读者站在一边。对东京叫好，并大谈它为什么好，那是写论文；不叫好，却让读者不由地叫好，才是好散文。

和刘柠有赏花之约，惜乎今年又错过时节，花开了，又落了。花期短，太容易错过。一位日本朋友年年岁岁忙工作，顾不上出门看花，岁岁年年想起来就骂一声“早泄”。不过，“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漫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每当看见上野等处的樱花开得风起云涌，我总会想起鲁迅的话，也想起“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是我被打上的时代烙印。即便其他人，领导新时代的也罢，嘲讽任何时代的也罢，身上的时代烙印是去不掉的。刘柠与我不同代，我已落后于他。这部书稿

里的文章以前零散读过些，现在他整理成集，并赐我以重读的机会，聊补以前未见全豹之憾。但我真不会作序，佛头着粪是不可避免的了。赶上了落花时节，伏案又想起一句“落花时节读华章”，以此为题，恐怕刘柠就只有苦笑了。好在鸟儿落在佛头上，着粪，佛依然微笑着。我想，刘柠即使不“点上一枝烟”，也要“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以前为刘柠的大作《穿越想像的异邦——布衣日本散论》写过几句话，这是我对他的“定评”，曰：

不是小说家的浪漫游记，不是近乎钻牛角尖的学者论文，其特色有三：布衣的立场，散文的广度，穿越了想像的真知灼见。没有国人谈日本所惯见的幸灾乐祸、嬉皮笑脸，对世态人情的关注是热诚的，对政经及政策的批评充满了善意。他，自称一布衣，走笔非游戏；不忘所来路，更为友邦计；立言有根本，眼界宽无际；穿越想象处，四海皆兄弟。

李长声

2015年落花时节

于浦安

辑一 散文之都

『散都』东京 003

文学之都的气味 010

辑二 东京文学地图

上野 017

田端 025

马込 030

池袋 038

下北泽 047

武藏野(上) 054

武藏野(下) 060

书肆面面观 142

神保町的二楼书店 149

古书通信社・《书的杂志》 157

古书会馆・神田古本祭 162

神保町的周边 171

古书祭记事 179

辑外 何谓书香社会

漫话东瀛书业和书店文化 195

从『青木真理子现象』看书香社会 219

附 我的『书天堂』——那些逝去的好书店 224

跋 散步之城，不亦乐乎 232

涩谷・代官山 067

杂司谷・鬼子母神 074

本乡・小石川（上） 083

本乡・小石川（下） 090

早稻田・神乐坂（上） 095

早稻田・神乐坂（下） 101

镰仓文士（上） 109

镰仓文士（下） 115

輯三 神保町散策

前史・周氏兄弟 127

细节・链接 133

輯一
「散」文之都



“散都” 东京

阔别四年半赴日。日本时间晚九时许，出了羽田机场，乘上京急空港线赶往东京市内的瞬间，我便融入了东京——这座超大、超魔幻的都会的节奏中，竟无半点违和感。

从深冬积雪的帝都，在“穿，还是不穿”（秋裤）的纠结中来到东京，从东南方的东京湾方向吹来的温暖、湿润的煦风令人陶醉。从入境头一天起，羽绒服便成了挂在商务酒店单人间墙上的多余摆设。

林文月说京都是“心灵的故乡”，对我而言，东京则是名副其实的^①第二故乡——是我在北京之外，唯一居住、生活逾三年的城市。按说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经历过“摊大饼”式的城市化进程，内心该多少有种一览众山小式的优越感——世界最大都市，非帝都莫属，可到了东京才明白这种优越感之虚幻。说实话，我至今弄不清北京与东京到底哪个更大，也懒得做数据考究。但无疑，在经过关东大地震（1923年）和东京大空袭（1945年）

后的两度重建及战后大规模的城市化之后，涵盖了“首都圈”（即包括首都周边的埼玉、千叶、神奈川等七县的一体化区域）的大东京，的确保持了世界罕见的“巨无霸”型大都市的记录。相信每一个涉足过东京，体验过密如蛛网的铁道线和蚁群般麋集的站点的观光客，都能感到此言之不虚。

东京像一个巨大的魔兽，无时无刻不在生长、膨胀，至今未已。进入21世纪以后，新开通了大江户线、副都心线等地铁线路，超大型综合设施六本木新城（Roppongi Hills）开业，旧东京站改造工程竣工，新地标天空树（Sky Tree）落成……可以说，东京变得更“深入”（如新建大江户线的六本木站位于地下42.3米）、便捷，更“通天”（天空树高达643米，成为东京的“天线”）、魔幻，也更后现代、更刺激了——可这些并不是我最关心的。令我耿耿于怀、念兹在兹者，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东京的“散指”。所谓“散指”，即“散步指数”，是笔者的造语，顾名思义，指适宜散步与否及适宜的程度。在我看来，一个城市在多大程度上适宜散步，直接关涉到那个城市之宜居与否及生活于其中的市民的幸福度，兹事体大。而既然人的幸福可以用“幸福指数”来量化，那俺为什么不能独创一个曰“散指”的新词呢？爱谁谁！

毋庸讳言，对“散指”的关注，其来有自，照例源自自身的问题意识。问题的背后，是自己生活的本土城市已不宜散步的不堪现实。吾友、学者汪民安曾撰文，如此谈论他所居住的地界——望京：

望京是一个没有街道的地方，到处是高楼，到处充斥

着大马路，里面就是没有散步的地方。在这里生活很乏味，每天想出去走走，就是没地方可走。我总是在想，为什么这个城市要变成这个样子，变成一个无法散步的地方？

对此，笔者感同身受，因为我也住在望京，与汪宅只相隔几条街区。汪说：“北京现在越来越大，你出门只能坐车，后来我发现对北京这个城市我越来越没有什么感受了，你的行走，就是永远从一个地点到另外一个地点，整个路途都与你无关。慢慢地你会发现，整个城市都与你无关，你只是对城市的某个地点，某个你要抵达的地点感兴趣，因为城市的细节没有了，城市的多样性和秘密没有了，城市的街道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车道……”于是，你从A地去B地，唯一关心的，便是交通手段和时间成本。或乘公车，或打的，就事论事，直截了当，而不会去关注沿途的风景和城市的表情——这使我们的出行成了单纯的负担，加上日益升级的交通堵塞，每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焦虑和厌烦。

在这个意义上，东京仍然是“散指”颇高的城市——堪称“散都”（散步之都），尽管其人口和机动车保有量均跻身世界最高水准。漫步东京街头，你可以相当从容。尽管周围西装革履、手拎公事包的上班族们步履匆匆，公路上车流如织，速度很快，但你不会感到任何困扰：步道虽窄，但铺装整饬，几乎每一寸面积都经过精心的设计，风格与路旁的店铺、街树及周边环境高度协调，连下水道的井盖都宛如艺术品；行人默默行走，秩序井然，绝少看到痰迹和纸屑，更没人在路上吸烟。笔者曾亲眼看见乌鸦和鸽子落脚在步道的栏杆上，与过往的行人仅隔10厘米，却彼